續資治通鑑

鎭洋故尚書畢秋帆先生著續資治通鑑蓋自司馬溫
公作資治通鑑而明王氏宗沐薛氏應旂各有續通鑑
之書
國朝徐氏乾學復有通鑑後編即王氏薛氏本而增損
之今原稿僅存亦不無淩亂闕佚茲書以宋遼金元四
朝正史爲經而參以續資治通鑑長編契丹國志等書
以及各家說部文集約百十餘種仿通鑑攷異之例著
有攷異并依胡氏三省分注各正文下事必詳明語歸
檃要經營三十餘年延致一時軼才邃學之士參訂成
稿復經餘姚邵二雲學士核定體例付刻又經嘉定錢

竹汀詹事逐加校閱然刻未及半僅百三卷止集梧于去歲買得原稿全部及不全板片惜其未底于成迺爲補刻百十七卷而二百二十卷之書居然完好緣係畢氏定本故稍爲整理不復再加攷訂其繙譯人地官名亦依原書遵四庫館書通行條例改定攷司馬氏資治通鑑係神宗賜名李燾亦云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可也故孝宗于燾卒後謂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然則後人著書似祇可云資治通鑑後編或續編而不當云續資治通鑑也第畢氏原名如是宜從其舊又畢氏未刻稿本卷

中凡分年處俱各冠年號與前已刻一百三卷體例不
合亦姑仍之嘉慶六年三月日桐鄉後學馮集梧識

續資治通鑑目錄

卷第六十五

英宗治平四年丁未

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六十六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正月

至二年己酉六月

卷第六十七

神宗熙寧二年己酉七月

至三年庚戌六月

卷第六十八

神宗熙寧三年庚戌七月

至四年辛亥十二月

卷第六十九

神宗熙寧五年壬子正月

至六年癸丑十二月

卷第八十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七月至三年戊辰六月

卷第八十一

哲宗元祐三年戊辰七月至五年庚午十二月

卷第八十二

哲宗元祐六年辛未正月至八年癸酉七月

卷第八十三

哲宗元祐八年癸酉八月至紹聖元年甲戌七月

卷第八十四

哲宗紹聖元年甲戌八月至三年丙子十二月

卷第一百六十五

理宗紹定二年己丑十月至四年辛卯十二月

卷第一百六十六

理宗紹定五年壬辰正月至六年癸巳三月

卷第一百六十七

理宗紹定六年癸巳四月至端平元年甲午十二月

卷第一百六十八

理宗端平二年乙未正月至三年丙申十二月

卷第一百六十九

理宗嘉熙元年丁酉正月至三年己亥十二月

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丙午正月至二十七年丁未六月

卷第二百二十

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丁未七月至二十八年戊申七月

右自宋太祖建隆元年𬨘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七月凡二十六主四百一十一年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 起上章涒灘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帝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高祖朓唐幽都令曾祖珽唐御史中丞祖敬涿州刺史考宏殷周檢校司徒天水縣男贈太尉母杜氏後唐天成二年帝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月不散既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非常人事周世宗累官殿前都點檢恭帝即位改宋州節度使進封開國侯依前都點檢

建隆元年 遼應歷十年 春正月乙巳周歸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帝先是辛丑朔周羣臣方

賀正旦鎮定二州馳奏遼師南下與北漢合兵周帝命匡胤率禁衛諸將禦之考異薛居正舊五代史周恭帝紀云顯德七年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寮進名奉賀鎮定二州馳奏契丹入邊河東軍自土門東下與契丹合勢據遼史穆宗紀應歷十年正月無用兵事又遼史蕭思溫傳云周師陷易瀛莫等州人皆震駭往往遁入西山是年周周喪燕民始安以事勢度之顯德六年周師取三關遼人敗衄之餘孽情震恐斷不能甫逾月即舉兵南下也遼史不載此事得其實矣東都事略云鎮定馳驛上言太原劉承鈞結契丹入寇宋人紀事之書俱言太祖因北征受命今承其舊書之匡胤掌軍政六年得士卒心數從世宗征伐屢著功續爲人望所歸至是主少國疑將士陰謀推戴壬寅殿前副點檢鎮寧軍節度使太原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癸卯大軍繼之考異袁文甕牖閒評云太祖北征其未行也羣公祖道於芳林園陶穀舉欲致

拜日回來雖爲搢酌也案穀雖歸心太祖不應於祖道時預泄其謀今不取時京師多聚語云策點檢爲天子軍中知星者河中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指謂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其事白匡胤弟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節度掌書記薊人趙普普初見顯德二年二月語未竟諸將露刃突入大言曰軍中定議欲策太尉爲天子匡義因曉之曰興王異姓雖云天命實繫人心汝等各能撒飭軍士勿令剽掠都城人心安則四方自定汝等亦

可共保富貴矣衆許諾乃共部分夜遣衙隊軍使郭延贇馳告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審琦審琦初見顯德三年守信審琦皆素歸心匡胤者將士環列待旦匡胤醉臥初不省甲辰遲明諸將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匡胤驚起未及應即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掖乘馬南行匡胤度不能免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貪富貴立我爲天子我有號令汝等能稟乎衆下馬曰唯命匡胤曰太后主上吾北面事之朝廷大臣皆我之比肩也汝等不得驚犯宮闕侵淩朝貴及犯府庫用命有厚賚違則孥戮皆應曰諾乃整軍自

仁和門入秋豪無所犯翼日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見執政驗意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考異朱弁曲洧舊聞云太祖在周朝受令北征至陳橋驛爲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鐍俄而大搜索主僧紿云皆散去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阼矣案陳橋之變紀於倉卒而宿衛多素歸心者必無搜捕眷屬之事疑後來神奇其說而爲之也今不取時宰相大名范質太原王溥早朝未退聞變質下殿執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太原韓通自內庭惶遽奔歸將率衆備禦散員都指揮使洛陽王彥昇遇通於路

躍馬逐之馳入其第殺通及其妻子（考異）宋史周三臣傳云通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蘇轍龍川別志云通以親衛戰闕下敗死王鞏聞見近錄云太祖入御書門伏弩右掖門外通出死矢下益傳聞之異詞也長編與宋史同當得其實今從之諸將翼匡胤登明德門匡胤令甲士還營退歸公署釋黃袍有頃諸將擁范質等至匡胤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散指揮都虞候太原羅彥瓌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王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考異）王偁東都事略范質傳云質見太祖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身未冷柰何又云質知勢不可過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禪位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如母養少主如

予無負先帝舊恩太祖揮淚許諾然後率百官成禮韓應旂通鑑用之今攷宋史范質傳無此語長編與宋史同惟司馬光涑水紀聞云質頗詭譲太祖蓋傳聞之詞不足爲據今從宋史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翰林學士承旨新平陶穀袖中出周帝禪詔攷異涑水紀聞云周帝內出詔書見聞近錄云范質與帝約賓禮柴氏乃召穀草制皆誤也今從東都事略宣徽使高唐昝居潤引匡胤就龍墀北面拜受攷異李燾長編云實錄無宣徽使姓名宋史本紀亦不載攷東都事略宣徽使昝居潤出餞即其人也宰相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羣臣拜賀奉周帝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居西宮攷異長編作周太后遷居西京疑傳寫之誤舊五代史恭帝紀但云奉皇太后爲周太后而不言其遷居至周后妃傳則但紀世宗前符后而於後符后闕而不書蓋薛居正修史時周太后尚存也據文獻通考云世宗後

符后後爲尼當得其實今附識於此以存一代后妃之始末云詔定有天下之號曰宋因所領節度州名也改元大赦內外馬步軍士等第優給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乘傳齎詔諭天下其諸道節度使別以詔賜焉華山隱士陳摶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　汴都仰給漕運河渠最爲急務先是歲調丁夫開濬淤淺糗糧皆民自備丁未詔悉從官給遂著爲令又以河北歲稔穀賤命高其價以糴之　戊申賻周韓通爲中書令以禮葬之初通與帝同掌宿衛軍政多決于通通性剛而寡謀言多忤物人謂韓瞠眼其子頗有志略見帝得人望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聽卒及

於難帝怒王彥昇專殺以開國初隱忍不及罪（攷異）宋史周三臣傳云太祖幸天寶寺見通及其子畫像於壁遽命去之是太祖實心忌韓通也涑水紀聞云太祖欲斬彥昇既乃終身廢棄攷東都事略則彥昇方膺邀州重任也

賜南唐主詔書先是南唐中書舍人北海韓熙載使於周及歸南唐主歷問周之將帥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至是人服其識

辛亥論翊戴功以周義成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爲歸德節度使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寧江節度使馬步軍都指揮使常山高懷德爲義成節度使殿前副都點檢（攷異）宋史太祖紀高懷德傳皆作江寧攷其時昇州未入版圖亦尚無江寧軍之名當是寧江之誤寧江者夔州軍號也懷德易鎮而以張光翰代之長編於光翰書寧江懷德書

江寧蓋轉寫有誤耳今皆改從寧江軍庶無岐混以武信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猷次張令鐸爲鎮安節度使馬步軍都虞候以殿前都虞候睦州防禦使王審琦爲泰寧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嘉州防禦使遂人張光翰爲寧江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以虎捷右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安喜趙彥徽爲武信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餘領軍者並進爵　癸丑放周顯德中江南降將周成等三十四人歸於南唐　乙卯遣使分賑諸州　丁巳命周宗正少卿郭玘祀周廟及嵩慶二陵因著令以時朝拜　先是周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武安韓令坤領

兵巡北邊慕容延釗復率前軍至眞定帝既自立遣使諭延釗令坤各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己未加延釗殿前都點檢昭化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二品東都事略云以延釗父名章故不曰平章事令坤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 宰相表請以二月十六日爲長春節帝生日也 壬戌以趙普爲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初帝領宋鎭普爲書記與節度判官寧陵劉熙古觀察判官安次呂餘慶擢推官太康沈義倫皆在幕府至是普以佐命功遷乃召熙古爲左諫議大夫餘慶爲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義倫爲戶部郎中攷異洛陽縉紳舊聞記云太祖龍潛留沈相門

下遂成魚水雲龍之契太祖登極召見沈相未除官先賜緋袍牙笏數日稱賜緋人及中書取進止上曰合與何官中書見上顏色進曰欲除京官上不答中書再欲除昇朝官上曰除何官中書相顧未奏上曰且與除郎中遂除戶部郎中案義倫自太祖領同州節制郎辟幕府至是與熙古餘慶並命非由特授也今從長編

癸亥以天雄節度使宛邱符彥卿守太師雄武節度使掖人王景守太保封太原郡王定難節度使西平王李彝殷守太尉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守太傅餘領節鎮者普進爵　甲子皇弟匡義加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

幸國子監將立宗廟詔百官集議己巳兵部尚書濮陽張昭等奏曰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有商改國始立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

七廟甚親廟之外祖太祖及文王武王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爲折衷伏請追尊高曾祖禰四代號謚崇建廟室制可於是定宗廟之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皆兵部侍郎漁陽竇儀所定也 鎮州報遼及北漢兵自退〔攷異〕東都事略契丹與河東連兵寇鎮定俄聞太祖即位驚曰中國有英主矣於是遁去此史家緣飾之詞十國春秋北漢紀祚遼師謀會兵攻鎮定是雖有其謀未嘗出師也今從長編書之 北漢戶部侍郎平章

事滎陽趙華罷爲左僕射　南唐主遣使誅鍾謨於饒州詰之曰卿與孫晟同使北晟死而卿還何也謨頓首伏罪縊殺之幷誅張巒於宣州謨流饒州巒貶宣州副使去年十月事

二月乙亥尊母南陽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后安喜人攷異宋史后妃傳云杜太后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長又外戚傳云杜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審琦最長二傳互異宋史前後自相矛盾往往如此東都事略祇云安喜人今從之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帝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誠尊苟或失馭

求爲匹夫而不可得是吾所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加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官仁浦汲郡人也帝待周三相並以優禮質自司徒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加侍中溥自右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加司空仁浦自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右僕射自唐以來三大館職皆宰相兼之首相昭文次監修次集賢宋因之質溥尋皆罷參知樞密又命樞密使太原吳廷祚仍加同中書門下二品攷異曾鞏隆平集吳廷祚傳云宋興加中書門下三品宋史亦作三品據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唐大帝時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其時中書令侍中皆正三品大歷中並升爲二品國初樞密吳廷祚以父諱璋加同中書

門下二品用升品也是隆平集作三品者誤矣又考舊五代史職官志云周顯德中樞密使吳廷祚加同中書門下二品則廷祚在周時已加二品宋初仍其加品耳東都事略作宋興加同中書門下二品亦微誤矣岳珂媿郯錄引五代會要以爲起於後唐長興是矣然不知顯德中加二品亦未博攷又案廷祚宋史列傳作延祚延與廷字形相似易於疑誤今西安府學千字文石刻後列廷祚銜名正作廷字當從之

舊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議常從容賜茶乃退唐及五代猶遵此制及質等爲相自以周室舊臣內存形迹又憚帝英睿乃請每事具劄子進呈取旨帝從之由是坐論之禮遂廢

攷異坐論之禮廢由於具劄子見宋會要與長編同曲洧舊聞以爲太祖叱去之恐非事實聞見近錄又云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即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徹其坐執政立奏自此始也困學紀聞引此以糾長編之遺漏案宋祖優禮舊臣何至密徹其坐王氏近錄

恐係誤記耳今從長編 己卯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
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俶名上一字犯宋諱故去之
丙戌長春節賜羣臣衣各一襲宰相率百官上壽賜宴
相國寺 中書舍人癸天扈蒙權知貢舉庚寅奏進士
合格者京兆楊礪等十九人自是歲以爲常 辛卯大
宴于廣德殿凡誕節後擇日大宴自此始 三月乙巳
改天下郡縣之犯御名廟諱者 丙辰南唐主遣使來
賀登極 南漢宦者陳延壽言於南漢主曰陛下所以
得立由先帝盡殺羣弟故也南漢主以爲然丁巳殺其
弟桂王璇興 吳越王俶遣使來賀登極南唐主復遣

使來賀長春節　宿州火燔民廬舍萬餘區遣中使安
撫之　壬戌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諡高祖朓曰
文獻廟號僖祖陵曰欽陵妣崔曰文懿諡曾祖珽曰惠
元廟號順祖陵曰康陵妣桑曰惠明諡皇祖敬曰簡恭
廟號翼祖陵曰定陵妣劉曰簡穆諡皇考宏殷曰昭武
廟號宣祖陵曰安陵　定國運受周木德因以火德王
色尚赤臘用戌　癸亥命武勝節度使洛陽宋延渥領
舟師巡撫江徼舒州團練使元城司超副之仍貽書南
唐主諭意　己巳以皇弟光美爲嘉州防禦使　先是
北漢誘代北諸部侵掠河西詔諸鎮會兵以禦之是月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言遣都將李彝玉進援麟州北漢引衆去彝興即彝殷也避宣祖諱改爲興　夏四月癸酉兼判太常寺竇儼請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意詔行之儼儀之弟也

鐵騎左廂都指揮使王彥昇夜抵宰相王溥私第溥驚悸而出既坐乃曰巡警而困甚聊就公一醉耳然彥昇意在求貨溥佯不悟置酒數行而罷翌日溥密奏其事帝益惡之丁丑出彥昇爲唐州團練使唐本刺史州於是始改爲　遼人侵棣州刺史河南何繼筠追破其

衆於固安獲馬四百匹　帝加周昭義軍節度使太原李鈞中書令使者至潞州鈞卽欲拒命左右切諫乃延使者置酒張樂旋取周祖畫象懸廳壁涕泣不已賓佐惶懼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常幸毋怪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鈞同舉兵鈞長子守節泣諫鈞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鈞遂遣守節入朝何動靜帝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節矍然頭擊地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讒人間臣父也帝曰吾聞汝數諫汝父不聽故遣汝來欲吾殺汝耳汝歸語汝父我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我旣爲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邪守節馳歸告

鈞鈞遂令幕府爲檄數帝罪癸未執監軍周光遜等遣
牙將劉繼沖等送北漢納款求援又遣兵襲澤州殺刺
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閭邱仲卿說鈞曰公孤軍舉事其
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
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
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鈞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
兄弟禁衛之士皆吾舊人聞吾至必倒戈歸我何患不
濟乎不用其計　丙戌昭義變聞樞密使吳廷祚言於
帝曰潞州巖險賊若固守未可以歲月破然李鈞素驕
易無謀宜速引兵擊之戊子遣石守信高懷德率前軍

進討帝救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考異石守信出軍長編引實錄在癸巳今從宋史作戊子帝召三司使清河張美調兵食美言懷州刺史大名馬令琮度李筠必反日夜儲偫以待王師帝亟令授令琮團練使宰相范質曰大軍北伐藉令琮供億不可移它郡遂升懷州爲團練以令琮充使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考異遼史不載是年日食今從宋史及文獻通考契丹國志

庚子命宣徽南院使昝居潤赴澶州巡檢殿前都點檢鎮寧節度使慕容延釗彰德軍留後太原王全斌考異宋史王全斌傳全斌未討筠之先官至相州留後非節度使也太祖本紀作彰德節度使非是今從長編率兵由東路與石守信高懷德會

辛

丑以洺州團練使博野郭進爲本州防禦使兼西山巡檢備北漢也　北漢主遣內園使李弼以詔書金帛鞍馬賜李筠筠復遣劉繼沖詣晉陽請北漢主舉軍南下已爲前導北漢主遣使請兵於遼遼師未集繼沖述筠意請無用契丹兵北漢主即日大閱傾國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之汾水左僕射趙華諫曰李筠舉事輕易事必無成陛下掃境內赴之臣未見其可也北漢主不聽行至太平驛筠身率官屬迎謁北漢主命筠贊拜不名坐於宰相衛融之上封西平王（攷異　五代史記九國志俱作隴西郡王今從長編及宋史）筠見北漢主儀衛寡弱內甚悔之又自言受周氏

恩不忍負而北漢主與周世讎聞筠言亦不悅筠將還北漢主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意不平贊嘗見筠計事筠不應贊怒拂衣起北漢主聞贊與筠有隙遣衛融詣軍中和解之筠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而自率衆三萬南出癸卯石守信等破之於長平又攻拔其大會寨　甲辰詔奪李筠官爵　乙巳遼主謁懷陵太宗陵也　己酉西京作周六廟成遣光祿卿郭玘奉遷神主

乙卯忠正節度使兼侍中楊承信來朝設宴於廣政殿自是為例　丁巳詔親征以樞密使吳廷祚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呂餘慶副之皇弟光義為大內都點檢

遣韓令坤率兵屯河陽　己未帝發大梁壬戌次滎陽西京留守河內向拱勸帝濟河踰太行乘賊未集而擊之稽留浹旬則其鋒益熾矣樞密直學士趙普亦言賊意國家新造未能出征若倍道兼行掩其不備可一戰而克帝納其言丁卯石守信高懷德破李筠軍三萬餘於澤州南獲北漢河陽節度使范守圖殺盧贊筠遁入澤州嬰城自固　是月永安節度使雲中折德扆破北漢沙石寨斬首五百級德扆從阮之子也（攷異宋史本紀作六月壬午十國春秋與宋史同今從長編）　六月己巳朔帝至澤州督軍攻城逾旬不下帝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薊人馬全義（攷異全義

長編作全义蓋避太宗諱改也據宋史本傳全義率於太祖時則是史臣追改非當時本稱也今從宋史問

計全義請併力急攻遂率敢死士先登飛矢貫臂全義拔鏃進戰帝親率衛兵繼之辛巳克其城攷異宋史本紀作辛未今從長編作辛巳李筠赴火死獲衛融攷異宋史本紀訛作魏融今從東都事略及長編

甲申免澤州今年田租乙酉進攻潞州丁亥筠子守節以城降赦之升單州為團練用守節為使是日帝入潞州宴從官於行宮辛卯大赦免附潞三十里今年田租錄陳殁將校子孫丁夫給復三年

李筠性雖暴事母甚孝每怒將殺人母屛風後呼筠筠即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為吾曹增福耳筠遽釋之北漢主聞筠

敗自太平驛遁還晉陽謂趙華曰李筠無狀卒如卿言吾幸全師以歸但悵失衛融盧贇耳華旋請老使食祿終身北漢主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薊人趙宏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遼師聞潞州破不果出

癸巳安國節度使元城李繼勳來朝乙未命爲昭義節度使丁酉帝發潞州秋七月戊申至京師初衛融被執帝詰融曰汝教劉鈞助李筠反何也融對曰犬吠非其主臣誠不忍負劉氏且云陛下縱不殺臣臣必不爲陛下用帝怒命左右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良藥敷其瘡因使致

書北漢主求周光遜等納款歸融太原北漢主不報辛
亥以融爲太府卿　前司空趙國公汝陰李穀初歸洛
陽李筠以穀周朝名相遺錢五十萬它物稱是穀受之
及筠叛穀憂恚發病乙卯卒帝爲廢朝一日贈侍中穀
雅善議論辭氣明暢尤能知人汲引寒士多至顯位
戊午宴韓令坤等於禮賢講武殿賞平澤潞功也　辛
酉遼政事令耶律壽遠太保庫阿布舊作楚阿不今改等謀反
伏誅　遼主以酒脯祀天地於黑山　初成德節度使
金城郭崇聞帝自立追憶周室恩遇時或涕泣監軍陳
思誨密奏其狀且言常山近邊宜謹備之帝曰我素知

崇篤於恩義此蓋有所激發耳遣使覘之崇憂懣失據觀察判官孝義辛仲甫曰公首效誠節且軍民處置率循常度朝廷雖欲加罪何以爲辭使者至但率官吏郊迎盡禮致恭淹留伺察當自辨明矣崇如其言使者歸奏崇無它攷異東都事略宋史郭崇傳云崇方對賓屬坐池亭飲博城中晏然不言仲甫爲崇籌畫事至仲甫傳亦不言此非今從長編帝喜曰我固知崇不反也　以昝居潤權知鎮州初以知州易方鎮也　乙丑唐主景進白金賀平澤潞　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簡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强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

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猶猂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八月戊辰朔御崇元殿設仗衛行入閤儀置待制候對官賜廊下食入閤唐制起於天寶明皇以無爲守成詔晏朝與仗百官從官至閤門入蓋唐前含元殿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次宣政殿謂之正衙每坐朝必立仗於正衙或御紫宸殿即與正衙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故謂之入閤其後遂爲常朝之儀五代以來殿廢正衙立仗而入閤亦希闊不講至是復行之然御前殿非唐舊矣崇元殿即大慶殿前殿也待制候對者亦唐制也每正衙待制官兩員正衙退後又令六品以下入延英候對皆所以備顧問其後每入閤即有待制次對官後唐天成中廢至是亦復行之廊下食起唐正觀其後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

之廊餐唐末浸廢但於入閤起居日賜食宋循其制庚午宴近臣於廣德殿江南吳越朝貢使皆預焉　壬申復以貝州爲永清軍節度保義節度使河東袁彦聞帝自立日夜繕甲治兵帝慮其爲變命潘美往監其軍美單騎入城諭令朝覲彦即治裝上道帝喜謂左右曰潘美不殺袁彦成吾志矣丙子徙彦爲彰信軍節度使　忠正節度使楊承信爲護國軍節度使承信至河中或言其謀反帝遣作坊副使相州魏丕賜承信生辰禮物因察之還言承信無反狀承信因是獲殁於鎮　忠武節度使兼侍中陽曲張永德徙武勝節度使入覲從遊玉津園時帝將有事於

北漢密訪策略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為援未可倉卒取也臣以為每歲多設游兵擾其田事仍發間使諜遼先絕其援然後可圖帝曰善　壬午以皇弟殿前都虞候睦州防禦使光義領泰寧軍節度使　甲申立琅邪郡夫人王氏為皇后后華池人彰德節度使饒之女也　丙戌作新權衡頒於天下禁私造者李燾日十九日本紀即云頒新量衡于天下案此但新造未頒也今從本志　戊子以趙普為兵部侍郎充樞密使帝之征澤潞也普請行帝笑曰普豈勝甲冑乎至是師還論功帝曰普宜在優等遂遷是職　荆南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南平王高保融寢

疾以其子繼沖幼弱未堪承嗣命其弟行軍司馬保勗總判內外軍馬事甲午保融薨事聞賜賻贈太尉諡貞懿保融性迂緩御軍治民皆無法高氏始衰　乙未南唐主遣使來賀帝還京　是月遼主如秋山遂如懷州遼主嗜殺以鎮茵石狻猊擊殺近侍古格（舊作古哥今改）以後內侍饔人及鹿人雉人狼人鶻人多有以非罪死者

九月壬寅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　丙午御崇元殿備禮冊四親廟　己酉中書舍人懷戎趙行逢坐從征避難貶房州司戶參軍（致堯）（趙行逢宋史作趙逢無行字今從長編）帝之親征澤潞也山程狹隘多石帝自取數石于馬

上抱之羣臣六軍皆爭負石開道行逢憚涉險僞傷足西懷州不行及師還行逢當入直又稱疾請於私第草制帝怒下御史府劾其罪而黜之　周檢校太尉淮南節度使滄人李重進周太祖甥也始與帝俱事世宗分掌兵柄以帝英武心憚之恭帝嗣位重進出鎮揚州及帝自立命韓令坤代重進重進請入朝帝賜詔止之重進愈不自安李筠舉兵澤潞重進遣其親吏翟守珣間行與筠相結守珣潛求見帝言重進陰懷異志帝厚賜守珣使說重進稍緩其謀無令二凶並作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帝既平澤潞隨欲經略淮南徙

重進爲平盧節度使又遣六宅使陳思誨齎鐵券往賜以慰安之重進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南唐南唐主不敢納帝聞重進舉兵命石守信爲揚州行營都部署兼知揚州行府事王審琦爲副李處耘爲都監宋延渥爲都排陳使帥禁兵討之 寧國軍節度使吳延福吳越王俶之舅也或告延福有異圖庚申俶遣內牙指揮使薛溫以兵圍其第收延福兄弟五人睦州刺史延遇恐懼自殺衆欲殺延福兄弟俶流涕曰先夫人之同氣也吾安忍置法皆除名徙諸州卒全母氏之族」 癸亥詔削奪李重進官爵

詔文武常參官諸病告過三日有司以名聞遣太醫診視　是月吳越始榷酒酤（考異）吳越備史榷酤在建隆二年九月今從長編

初李筠舉兵遣使邀建雄節度使眞定楊廷璋廷璋之妹故周祖妃也帝疑其有異志命鄭州防禦使信都荆罕儒爲晉州兵馬鈐轄使伺察之罕儒欲圖廷璋每見必懷刃廷璋接以至誠罕儒不敢發（考異）沈作喆寓簡云監軍荆罕儒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爲己功會春日當宴罕儒夙興向早徘徊獨語曰事久則泄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惚得異夢悸泣擲刀於地徑造廷璋謝過也蓋因罕儒欲圖廷璋而甚其詞今從東都事略會有詔召廷璋赴闕廷璋卽日單車就道冬十月己巳徙廷璋爲靜難節度使　壬申河決棣州厭次縣又決

滑州靈河縣　丙子遼主從弟趙王喜袞舊作喜隱今改謀反攷異薛氏通鑑作宋王喜袞據遼史喜袞先封趙王應歷中未嘗改封至景宗保寧中乃封宋王耳又喜袞謀反在應歷十年十月薛氏誤係于十二月徐氏乾學後編復仍其誤今改正詞連其父魯呼舊作李胡今改及詳袞舊作詳穩今改韓匡嗣魯呼太祖第三子也性殘酷舒嚕舊作述律今改太后篤愛之太宗時立為皇太弟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崩於欒城永康王即位鎮陽是為世宗太后遣魯呼將兵擊之兵敗大臣耶律烏珍舊作屋質今改面數魯呼酷暴失人心太后無以應兵遂解世宗徙魯呼祖州禁其出入至是以喜袞詞逮因死獄中匡嗣以善醫直長樂宮皇后視之猶子置不問匡嗣薊州玉田人國

語解云詳袞者謂官府治長官乙酉晉州言兵馬鈐轄荊罕儒領十餘騎抵北漢汾州城下焚其草市而還夕次京土原北漢主遣大將郝貴超領萬衆來襲黎明及之罕儒遣都監閻彥進分兵以禦罕儒錦袍裹甲據胡床饗士方割羊臂臑以啗閻彥進小卻即上馬麾兵徑犯其鋒北漢人橫戈舂之罕儒墜馬被獲猶格鬭手殺十餘人乃遇害北漢主素畏其勇欲生致罕儒及聞其死求殺罕儒者戮之帝聞罕儒戰歿痛悼不已擢其子守勳為西京武德副使責將校不用命者黜二人斬二十九人罕儒輕財好施在泰州有煮鹽之利歲入鉅萬詔聽十收其

入用猶不足家財入有籍出不問其數勇而善戰常欲
倒平太原志未果而及於敗人皆惜之　帝問趙普以
揚州事宜普曰李重進憑恃長淮繕修孤壘外絕救援
內乏資糧宜速取之帝是其言丁亥下詔親征以光義
爲大內都部署吳廷祚權東京留守呂餘慶副之　庚
寅帝發京師百官六軍並乘舟東下　甲辰次泗州捨
舟登陸命諸將鼓行而前十一月丁未次揚州城下即
日拔之初城將陷左右勸殺陳思誨重進曰吾今舉族
將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縱火自焚思誨亦爲其黨所害
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重進兄重興初聞其拒命即

自殺弟重贊及其子延福並死於市帝購得翟守珣補
殿直俄遷供奉官己酉賑揚州城中民人米一斛十歲
以下半之脅隷爲軍者賜衣屨遣還庚戌詔重進家屬
部曲並釋罪　乙卯南唐主遣左僕射江都嚴續來犒
師庚申復遣其子蔣國公從鎰戶部尚書新安馮延魯
來買宴帝厲色謂延魯曰汝國主何故與吾叛臣交通
延魯曰陛下徒知其交通不知預其謀反帝詰其故延
魯曰重進使者館於臣家國主令人語之曰大丈夫失
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時不可耳方中朝受禪之初人心
未定上黨作亂君不以此時反今人心已定乃欲以數

千烏合之衆抗天下精兵俗使韓白復生必無成理雖有兵食不敢相資重進卒以失援而敗帝曰雖然諸將皆勸吾乘勝濟江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況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陛下能棄數萬之衆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天塹風濤不測苟進未克城退乏糧道事亦可虞帝笑曰聊戲卿耳登聽卿游說邪（攷異）龍袞江南野錄載延魯對帝語乃眞以爲如此拒重進不知乃飾說也又據彭年江南別錄云太祖笑曰吾與江南大義已明何至于此今從十國春秋帝使諸軍習戰於迎鑾南唐主懼甚其小臣杜著薛良來奔且獻平南

策帝惡其不忠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廬州牙校南唐主乃少安終以國境蹙弱遂決遷都之計　乙丑命宣徽北院使李處耘權知揚州時揚州兵火之餘闔境凋弊處耘勤於撫綏輕徭薄賦揚州遂安　十二月己巳帝發揚州丁亥至京師　辛卯唐淸源節度使永春留從效稱藩　帝初即位欲陰察羣情嚮背頗微行或以爲諫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旣而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帝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帝曰爾謂天子容易邪屬乘

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嘗彈雀於後苑或稱有急事請見帝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帝怒詰之對曰臣以爲尙急於彈雀帝愈怒舉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拾齒置懷中帝罵曰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帝悅賜金帛慰勞之　初作受命寶鑄宋通元寶錢　是歲北漢以郭無爲爲諫議大夫參議中書事無爲安樂人方顙鳥喙雜學多聞善談辨嘗衣褐爲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於河中無爲詣軍門上謁詢以當世之務甚奇之或謂周祖曰公爲漢大臣擁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

徵慮遠之道也無爲拂衣去隱抱犢山樞密使段恆攷異五代史記東漢世家作段常蓋歐陽氏避眞宗諱追改之耳通鑑周紀作段恆長編亦作段恆十國春秋從歐陽史作段常蓋未詳攷今從長編書其本名，識之薦其才北漢主召與語大悅因授以政復命恆及侍衛親軍使太原蔚進皆同平章事

遼主弟太平王諳薩噶舊作罨撒葛今改太宗第二子也世宗時詔許其與晉王往復以昆弟禮至是見遼主耽酒嗜殺陰懷異志遼主不悟委以國政唯日事游畋窮冬盛夏不廢馳騁侍臣有追咎師敗於周三關失地爲非計者遼主曰三關本漢地今復還之何失之有其不恤國事如此